

小桐溪隨筆

海寧

吳騫



槎容



前編載古來七字謠今復得未及者續錄于左五侯治

喪樓君卿

前漢樓護傳

桴鼓不鳴董少平

後漢董宣傳滄浪詩話謂之一

向之忠正朝廷上下平

後漢郭賀傳

欲知仲桓問任安居

今行古任定祖

後漢任安傳

避世墻東王君公

後漢逢素

車白馬繆文雅

繆斐見皇甫謐達士傳

海內通士檀文有

檀見

後漢書

殿上成群許偉君

許晏見陳留風俗傳

以計代戰一當

萬預傳

杜後進領袖有裴秀

晉書裴秀傳

洛中英英荀道

明晉書荀

洛中錚錚馮惠卿

世說新語

蘆生湯湯竟天半

晉志天下英秀王叔茂賢王暢見聖錄欲求貴職依刀敕

須得富豪事御刀南史茹法真傳上殿不下有賀雅南史賀

決定嫌疑蘓珍之視表見裡宋世軌北史宋世軌傳京師楚

楚素與祖洛陽翻翻祖與素北史祖出麤入細李普

濟北史李劔戟森森李義深北史李黑牛出圈棕繩

斷薛知俊傳天下昇平四民清宋仁宗又有欲求封

過張伯松漢書王韻在第三字似又體之小變者

予昔嘗咏海昌土風得斷句百六十首頗為同輩所許

而姚江盧學士弓父先生尤賞焉爰為之序曰竹枝

以咏土風起于巴渝而其流漸廣有江南竹枝漁歌

竹枝之殊稱其體質而不俚新而不佻其意主于咏

歌太平表章往哲而凡遺聞墜事與夫風俗之轉移

園囿之盛衰以及禽魚艸木之可紀隨所見聞即成

口號蓋風人之流響而史氏之外篇也故采風者恒

于斯錄史者亦恒于斯海昌在元時為州後改為縣

近年又復為州國朝以來理學節義之儒肩相並

趾相錯其以文學著者殆數之更僕未易竟也邑乘

之脩屢矣無論不能盡括即已大書特書而究不若

取舉棹相和之遺音播叩舷抗聲之絕調童孺皆知

頑豔均感悵古人之不見撫陳迹以如新知音者譜
以宮商數典者徵為故實故吟歛之體雖多而節韻

之美斯最矣余手槎容吳子蠡塘漁乃一編而歎其
緯舊曲以新聲情裁長言于短述網羅閱富吐屬淵
雋足以導揚清淑闡發幽潛性情所流品誼亦見魚
莊蟹舍狎鷺盟鷗寓意于漁儵然自得鳴榔鼓楫逸
興橫生山水清音若相酬答細雨東風之句何減桃
花流水之詞耶而此編之作裨式示後賢優遊夷愉
春容淡宕實可登之樂府推為雅材然而措紳先生
辭鄉入仕朝暮槐棘之中轉有不識枌榆之里者吳
子雖以欵乃鳴謙乎究其實則此事自非朝賢廣颺
之暇所能兼及者矣他日余訪吳子于桐溪之上垂
竿舉網鱖美鱸肥命彼樵青為歌一曲于是語于是

道古豈與菱哥蓮倡之徒為遊衍者比乎序未載抱
經堂集聊附于此

徐楚金作許氏說文系傳人最稱之其祛妄篇云顏氏
家訓訊說文以導為禾名導當作擇解引相如封禪
書曰導一莖六極于庖 句犧雙貉共狝之獸其糾之
推則當矣至末復引封禪書下文當云獲周餘放龜
于岐招翠黃乘龍于沼句法方合乃跳出獲周一句
而反引下一句云鬼神接靄圍賓于閑館未免莽鹵
明末太監王承恩亦能詩而人罕有知之者嘗見其暮
繩訪隱農不值一律云振衣撥刺入幽林黃葉飛飛

秋艸深老榦搖風驚卧犬嬌聲應客落佳禽茆茨冷
倚斜陽醉花木香舍處士心正欲與翁談稼穡誰知
特地只空尋隱農不知何人後署莫山王某此跡今
藏予家書灋亦頗有士人氣

或問昌黎齒數答以三十有三于何知之按落齒詩云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
此已落九齒矣又曰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
歲落一自足支兩紀則尚餘二十四合前九齒是為
三十三齒也聊發一笑

東坡云予家有數妾四五年來皆相繼辭去獨朝雲隨
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有云伯仁絡秀不
同老近刻坡集皆作阿奴絡秀不同老惟冷豳夜話
作伯仁惠洪去坡未遠當必不謬也

老杜艸閣詩云汎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二句舊多無
注仇滄柱詳注謂曰見舟婦而自慚飄泊之損紅顏
殊無意味友人俞秉淵云玩此二句疑子美在夔州
時曾娶妾不知後終如何予謂此說似勝仇註惜未
使魯訾黃鶴之流聞之若元稹之作墓誌則容有不
及詳與

迦陵紫雲研銘云不見紫雲重見紫雲摩挲久之蘭麝

氤氳噫捧持何必石榴裙尋尊書

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江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滾滾
共桃花醉眼矍矍論者以為絕調蓋以脫去前人窠
臼也然亦頗近于詩餘

拜經樓詩話四卷中載海鹽鄭叔平跋楊忠愍赤牘謂
嘉靖丁巳三殿災人皆見公現形在午門西角若指
麾撲滅狀逾時方隱曰憶天順丁丑承天門災于肅
愍見形烈焰上感帝心還其妻子錢唐桑典林孝廉
云案于公集及行狀夫人董氏前數年卒別無姬媵
坐遣戍者惟子某及一養子一壻此云妻蓋誤按明

人小說載于公託夢夫人自言兩目失明借夫人之
目以救火殆亦好事者為之與

林艾軒以理學著聞卓然為一代之儒其詩則韵雅可
誦如答仁者安仁曰千年古樹萬年堤老牯循循不
解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自論有曰
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
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恠騷人太頡頏曾聞阿
女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從來最下方隱居
通議嘗稱之

海鹽張螺浮給諫惟赤嘗夢中得十年霜雪老黃門之

句同時和者甚衆螺浮亦自足成二首今元唱頗少
流傳惟和作有刊行本

白樂天云詩有隱字而意自見者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言不可也海水知天寒言不知也皆隱一不字在按
此詩上解則可若謂海水不知天寒恐未必然凡海
潮冬月較三時常縮俗稱曰凍煞潮蓋樂天非生長
海濱故言海潮多不確如云從今潮上君須上一月
須看六十回不知海潮遇大盡祇五十八回小盡祇
五十六回而無六十回也

瑞安縣江心寺側有樓名浩然秦小峴觀察以乾隆甲

寅遊而樂之為更名曰孟樓蓋以襄陽曾遊此有衆
山對酒孤嶼題詩諸咏也邑人趙漢踪謂樓故在文
文山祠前自緣正氣歌取義盛百堂嘗為詩以解之
曰自把樓名屬孟公題詩對酒興何窮文山定不爭
閑氣為語詭詭罷趙靜

宋末謀自求詩攻唐律都自書機杼不落蹈襲隱居通
議嘗摘警句分錄數聯

一壽有顏曾自歎百年窓下碁千著萬事燈前酒一斟

詠白髮古今天北極黃華宇宙容西風淵明西風木葉
吹秦晉春雨桃花送古今秦避為想舊時慈母綫寧甘

今夜隔簾霜寒夜風雨盡酣秦地濶關河春夢楚雲
低春日韻一帆秋水漁歌遠半塔斜陽雁影高晚眺赤
幟露光王漢地錦帆風蕩帝隋舟即術豈有霧能起
死夢從何處忍忘歸悼花柳晴光新態度江湖春夢
老英雄竟自求名祜號桂舟南豐人隱居不仕少從
穎詩人曾益之原學擅出藍之目著有三傳朝宗史
漢韻紀等書

桂舟又嘗有勸農詩曰山花笑人人似醉勸農文似天
花墜農今一柘田勸官吏瘠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
休休勸農文在墻壁頭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

事畢羯鼓催花曲曰一聲金殿玉闌干一曲馬嵬坡
下土夕陽空照古今愁年年醉醒桃花雨觀梅曰屈
原離騷芳艸召南治世梅先見皎如佩玉上清來
不敢班渠國風變劉起潛謂諸作皆能發前人所未
言信然

宋湯清伯有咏夾竹桃云芳姿勁節本來同綠映紅粧
一樣濃我若化龍君作浪信知何處不相逢月中蒲
萄云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光凝兔景多疑是蕊宮
開夕燕結成珠帳待嫦娥又曾蒼山咏楊妃襪云萬
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莫言一曲香灣小

蹋轉開元宇宙來竝載隱居通議讀至末句雖梨花
帶雨亦當破涕一笑

顏延之作秋胡妻詩古今所豔傅劉起潛獨不之信以
為胡既昏五日而別二五年而歸寧有彼此絕不相
識若路人者其言甚辨予憶往年鸚湖一伶人新昏
而別逐梨園游食江湖踰數年不歸音問濶絕同部
一色貌頗相似習知其婦有妾乃佞托其姓名還家
家人初不辨伉儷甚洽居旬日而去婦稍有所疑而
又難以語人後年餘此人復來婦之父母詰其非真
執送于官始得實即令追還其伶薄責而遣之蓋秋

胡事亦有相類者

王摩詰送人之安西詩西出陽關無故人之句雖婦豎
莫不能誦之而陽關之近遠儒者或不究知隱居通
議据五代晉高居誨奉使于闐記曰自靈州過黃河
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
沙尤廣遂登沙嶺即黨項牙也渡白亭河至涼州又
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即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人教晉使者作馬蹏木澀木澀
四竅馬蹏亦鑿四竅綴之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
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

此與下大字極妙

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瓜州南十里
 有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
 東南十里云三危山三苗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
 陽關云由是觀之則玉關距州近二千里又歷瓜
 州沙州西後至陽關渡又遠數百里矣安西在陽關
 之外不知又幾里騫按通議陽關渡之語蓋陽關近
 水豈亦如今南中水關之類乎此與漢書西域傳所載玉門陽關
 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潛行地下南出積

武進洪稚存編修以言事謫伊犁抵戍三月放還有更石為中國
 河之說可
 以互證

生齋集詩文道述途中經歷艱危險阨之地幾于九
 死一生伊犁紀事云鑿得冰梯向北開陰崖白晝鬼

徘徊萬叢燐火思偷渡盡附牛羊角上來冰山為伊
 犁達葉尔

羌要道常撥回戶二十幽絕城西半畝宮古垣迤北
 人日鑿冰梯以通行人

盡長松危樓不用枯僧上罔兩時時代打鐘西城外
 有古窟

常白晝見罔兩迷生羌一月病彌留夜半魂歸戶不
 人人無敢入窟者

收忽變驢鳴出門去郭橋何似板橋頭二月中有生
 居北關外

將死忽變為驢惟一達板偷從宵半過箏琵琶絲竹響
 足未化人皆見之

偏多不知百尺冰山底誰唱齊梁子夜歌夜過冰
 山

有絲竹之聲又聞有唱論詩絕句云偶然落墨竝天
 子夜歌者莫測其奇也

真前有寧人後野人金石氣同薑桂氣始知天壤兩
 遺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

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吳祭酒偉業為江左三家之一晚宗北宋

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

事傍門墻朱檢討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

人五句自壽詩相公奇句誰能敵祇覺英雄面目

真游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逼香山同時老輩尤

難及只許錢程伯仲間載程大令修晉芳

火浣布自古以為難得今蜀越雋廳嘗有之昔姚一如

觀察曾遺予數片色白而有絨狀類今羊絨每片長

尺二寸濶七寸按晉殷臣奇布賦曰森森風林在海

之洲煙煙烈火焚焉靡休又曰乃采乃析是紡是績

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巴服之無數既垢既汚

以火為灌投之朱爐載燃載赫傳而冷之皎然凝白

以此觀之仿佛得其槩云

陶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宋人据山海經疑為刑

天舞干戚五字皆校改錢睦徵少詹嘗辨以為形天

二字非謠宋本由山海經自謠耳顏師古等慈寺碑

以刑天對貳負今石刻尚存字書分明刑形古文相

通天轉為天則大謬矣予重刻湯文清注陶詩此詩

及注竝作形天舞干戚可見湯公讀書之審也

雙聲之學莫精于六朝雖婦人女子皆知之洛陽伽藍

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冠軍將軍郭文遠宅
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
聲春風曰獐如娼罵予嘗疑此婢是疊韻而非雙聲
見何義門批唐詩有凡婢雙聲之語始歎前輩讀書
之精細蓋洛陽記為不諳雙聲者妄改凡婢獐奴非
特聲諧而屬對亦精絕確不可易也

藥名入詩多新奇可喜如鼓子花白芨花之類宋徽宗
詩云茸母花開認禁煙人皆不悉茸母之名按綱目
茸母即鼠麴艸又曰米麴曰鼠耳曰佛耳艸曰無心
艸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取鼠麴汁密和為粉謂之

龍古料以壓時氣

料音板半餅也

邵桂子齋天語云北方寒

食采茸母艸和粉食故阜陵詩云然

麤說文訓行超遠也又字統云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

食慮人獸之害也故從三鹿又鹿廣韻云踈也大也
物不精也北史李嚮傳出麤入細李普濟俗以語不
擇為出鹿鹿字當即麤之俗體然麤字詩中亦罕用
者平康巷陌記有題王福娘冢之紅墻云試共鄉鄉
戲語麤画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耐黃如意白獺為
膏郎有無押麤字甚新而愜又中州集云石鼎夜吟
詩句健奚囊春醉酒錢麤亦佳

吳梅村居太倉之鹿樵溪舍嘗著鹿樵紀聞一十五卷
康熙中其書始刊行更名綏寇紀略僅一十二卷至
虞淵沈之上卷而中下兩卷及附錄一卷未刻蓋
綏寇紀畧乃婁東不全之書故以略字名之與或疑
鹿樵紀聞為別一書非也觀唐實君讀梅村先生鹿
樵紀聞七律六首而知其即此書無疑也詩載東江
詩鈔第三卷

嘗見唐子畏題画一絕云騎驢八月下藍關借宿南州
白塔灣壁上寒燈千里夢月中飛葉四更山此詩音
調清逸可與杜曲梨花一聯竟爽也

予家有明王文肅公手書聞公偶書一律云鳳書遙下

五雲衢題柱當年事已徂頓使秋螢生腐艸虛疑老

馬識長途皇情自解求遺履身計惟知憑據槁梧何日

黃梁炊罷後扁舟江上隱菰蘆此詩可想見公忼慨

直亮之意按談孺木棗林雜俎云丁未復召太倉王

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刻切言路蓋華亭陳繼

儒代州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邊郵之言路諸

公競謂其沮抑群詆之太倉遂不果召蓋繼儒本傾

險之人而太倉以心腹待之誤矣

東坡韓幹十四馬詩為古今所推詩二馬並駟攢八蹄

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
嘶老髯奚官騎且頷前身作馬通馬語云云後有八
足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又云後有一足馬中龍
不嘶不動尾搖風如其所數則竟似十五馬而非十
四矣

李賓之論詩舉潘禎之說以為詩宮聲也又曰詩有五
音全備者少惟得宮聲為取優蓋可以兼眾聲也李
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聲韓退之之詩為角聲以此
例之雖百家可知自以為漏泄天機然終不能透徹
言之騫疑所謂宮聲蓋當即于雙聲疊韻中求之試

觀李杜之詩合于雙聲疊韻者恒多而昌黎頗少斯
所以有宮角之分書此以俟知者辨焉

節孝先生徐仲車

積

嘗有項羽垓下別虞兮歌及虞荅

項羽歌二作予曾見于宋槧徐節孝集今知不足齋
叢書廿二集畫場錄後附載二詩并述張知甫云曾
見白雲寺壁張舜民有此二詩再過則壁已壞豈未
攷節孝集邪

馬純子約陶朱新錄載文潞公為越之諸暨宰鼓樓新
成書一絕于上曰挂向樓頭一任搵搵多搵少儘從
他黃紬被裡貪睡舒出頭來道放衙有不相喜者以

詩達時呂文穆見詩曰此人有幸相氣榜客次云候
越州諸暨知縣文彥博到即時轉報文公罷官歸銓
曹有人告之公不肖往見或者再三勉之而往文穆
一見大喜出諸子拜之曰他日皆出陶鑄又出文靖
見之曰此子他日與君同秉政後皆然按潞公此詩
似涉遊戲筆墨他人見之鮮不以為訕笑而文穆獨
能預識之可謂相賞于牝牡驪黃之外者矣

論史者每訾承祚志三國以魏為統此所謂皮相之論
而不揆當日之事勢者也承祚身為晉臣晉受魏禪
而繼其統承命修史安得不與魏以統試取二國之

志反覆諦觀則其不得已陽尊魏而陰躋蜀以繼漢
之意可見嘗讀何義門先生樓桑村詩自注云承祚
身入晉室奉命為史以魏為正蜀書之末乃託楊戲
季漢輔臣贊假托網羅散佚陰著中漢季統緒斯在
躋蜀于魏之上大書贊照烈皇帝則已之述曰先主
者明不得已而遜辭矣千載而下微意可窺帝崩在
章武三年癸卯年六十三歲上推至桓帝延熹四年
歲在辛丑相傳桑木為箕星之精其詩有云苞桑長
祚德羽葆衆歸仁係贊知躋蜀尋村感降辛空桐天
極斗析木漢垂津助轉炎精昧深培箕宿屯一家三

受命碩茂後誰倫義門學問深邃詩不多作自與世
之枵腹空談者異矣

鮑明遠本名照唐人避武曌諱作詩竟叶入平韵如韋
莊之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亦有不避
者玉溪之園烹鮑照葵是也

詩家貴于奪胎亦有點染舊句而愈工者歐公大行皇
帝挽歌詞云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最
為時所傳誦其實出于玉谿生肅皇帝挽詩小臣觀
吉從猶誤欲東封歐公演為七言則尤覺意味深長
耳王禹玉鎬京春酒霑周燕一聯亦本于宋之問奉

和幸昆明池應制詩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

洋鼠者不知產自何地身僅徑寸毛細而花文極可玩
亦有純白似碩鼠者目如丹砂吳人以籠畜之飼以
粟粒水果作雙環使踏之圓轉如鞦韆日夜不休陳
半圭詩云洋鼠來何處芸窓結靜緣性還耽坐卧拔
自擅鞦韆有體纔盈掬無牙未解穿饑應餐玉粒冷
欲藉花黏穴處偏離垢樓居不在田夜猴行蛻蟪豕
鹿舞便猥色白堪憑卜身輕或可仙雕籠眠正穩休
使聘啣蟬

自來咏景陽鐘者劉彥冲一首最佳詩云景陽鐘動曉

寒清度柳穿花隱隱聲三十六宮梳洗罷自吹殘燭
到天明讀至末句耳邊猶若有鐘聲在而正意却含
蓄不露

明單宇南昌人進士正統中嘗為岷縣令有循聲工詩
著有菊坡叢話見岷縣志名宦傳按宇正統己未進
士竹垞明詩綜搜羅甚廣不及宇詩偶閱菊坡叢話
云正統己未予以進士觀政刑部廣東清吏司與貴
州司同一堂主事吉水王佐能詩一日自書古回文
詩一首謂呂洞賓作詩曰潮回暗浪雪山傾遠浦漁
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

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海上晴遙望四邊雲接水碧
峯千點數鷗輕強予和之予依韵和曰潮平繫纜把
盃傾舉火漁家幾處明橋小隔邨孤寺遠館幽通徑
一池清迢迢野色秋雲淡漠漠汀烟晚樹晴遙望別
峯仙迹古蕭蕭荻岸釣絲輕當時趁韵而和後見別
集前詩乃宋人周明老題龜山之詩非呂洞賓作也
騫謂即此詩可以補明詩綜之遺

朝鮮出臺笠蓋以臺涇州為之色光澤如漆細若絲輕
涼精巧非中土所能仿也昔年貢使朴貞蕤嘗携至
京以一贈仲魚仲魚轉遺予予復以貽秦小峴方伯

按元陳衆仲旅詩集有蘇伯脩往東京王君實以高麗笠贈之且有詩伯修徵和章因述云往年飲馬灤河秋灤水斜抱石城流青城上人來水上揭謝蘇王曼碩敬德皆與遊碩予濫倚橋門席日斜去坐鰲峰伯修君實實皆與遊碩予濫倚橋門席日斜去坐鰲峰石夜涼共飲明月尊醉眠更聽高樓笛灤河九曲流濺濺自我不見今三年蘓郎又扈屬車去佇望弗及心茫然龍門峽中雲氣溼山雨定洒高麗笠別意遙憐柳色深歸心莫為鶻聲急龍門道中夏月多鶻聲不才未許收詞垣賦成何日奏甘泉人言兀骨難變化為我致意青城仙旅時已注為史貞蕤名齊家以內閣掌書官復勒留助教

充貢使工詩書法晉唐著貞蕤稿仲魚為刻于都門自云新羅王孫之後也

幽閑鼓吹載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為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為改正潘喜併付之弥年絕迹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歌什流傳者寡也觀此則士之恃才傲物者可以鑒矣

王新城尚書生平宏獎風流為物望所歸同時之人有
片言隻韻之佳者無不歎賞為之延譽不遺餘力獨
于丹陽賀黃公裳殊多不滿黃公著載酒園詩話文
簡極詆之豈其竟無可取邪此或別有他故不得而
知矣

獻者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垣春日紫烟重我昔為
雲子作龍有酒每邀東省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
放逐同梁苑中夜悲歌從孝宗老體幸強黃犢健柳
吟花醉莫辭從王元美亟推之謂李本少陵而得青
蓮長篇法當為本朝七律之冠而諸家選本多未及

騫謂此作固佳微嫌其第七強健二字併入一句有
碍高格且黃子黃犢若今人亦未免以為少檢矣

東坡定惠院東海棠詩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
華屋宋刻王狀元注本次公曰言不待金盤盛之而
薦于華屋之下余世行王注皆後人刪本故注多不
全而諸家注並不引昔桐鄉馮星實太史補注蘓詩
屬其戚轉借予宋餒為其戚中閣馮竟不得一見未
幾而沒此亦憾事

從來作秋柳詩多寫顛顛荒索之態海虞陳見復祖范
二首頗能脫去窠臼云瘦損腰支泥醉酣舞翻晴雪

落髮春風不復相臺舉冷帶踈星浸夜潭遠渚踈
踈望若空年年遭雨又遭風人情若解相憐愛何必
春三二月中

沈石田先生世居相城姚廣孝亦相城產此如一薰一
猶不可同年而語陳見復過相城詩云雲水和烟淺
作春微風棹破碧粼粼彌天險手高人筆如此邨墟
大有人將二人紐作一串亦足覘其手筆之辣

陳椿天台人元元統中為下砂場司監嘗作熬波圖而
各係之題咏畚凡四十餘今不傳其題熬波圖云錢
塘江水限吳越三十四場分兩浙五十萬引課重難

九千六百戶優劣火伏上中下三則煎連春夏秋九
九月程嚴富足在恤民益是土人口下血餘四十餘
篇多有闕勸誠其通識明練當不在宋姚寬之下

陶靖節集以宋本為貴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吳仁傑
斗南作靖節年譜張演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晉賢論
靖節語陳氏書錄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
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
春按思悅曾季狸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嘗編
淵明集其吳年譜張辨證及雜記今不見其書騫按
家有明翻宋刻淵明集今江西翻刻宋板後思悅跋
靖節詩似從此出

云近永嘉周仲章太守 駕東嶺以宋朝宋丞相刊
本見示云云蓋實仲章所示本而謂永嘉未知何人
豈二公皆未見此本邪又騫藏萬歷己未楊時偉刻
淵明集後附吳年譜一卷而雜記亦見翻宋板中
書學臨摹久則神肖惟詩亦然談藝家謂之奪胎李空
同限韻贈黃子詩一律已見前盛為時人所推王漁
洋送鄭郎赴粵西幕府云當年紅旆向西川水部風
流似鄭虔被酒共眠金雁驛分題多在浣花箋故人
一別成千載公子重逢又十年去謁征南年正少牂
柯春盡水如烟在漁洋集中亦為絕唱也

梁溪堵牧遊先生詩多散佚不傳邵青門麓稿舉其散
句俱佳生平與魯釗桐聲等交號十鈍或曰才適公
死後釗獨走蒼梧覓骸骨不得得其像而歸時多其
義予嘗讀公耐可吟前有釗序蓋亦能文之士今錄
于左余與堵子交垂二十年矣生平見其詩文輒落
落思有得下上其音沾沾喜也夫言之怡悅于吾心
者必有一種與物即離之致迤迤引喻託志遙深與
夫詞溢意陋不足給賞周玩者俱見啞于風雅焉堵
子獨以其衆性發之晤言莊詭都有異于俗故每成
一語必相叫笑勞以卮酒然而于中所歷大都窮苦

無聊之境強畫一須眉如戟之影癸酉幸登賢書余以塾地稍隔聲氣濶略時取其詩諷味之以為堵子素所蓄積或當以此及既成進士請假廬墓乃輯哀吟若干首走余余讀之慘廢彌日予攢于心蓋同為鮮民嗷泣于立身成名之日此真其所蓄積也夫士之窮達不齊要無異轍當其悶影孤對守章句之殘目不識書異交不過異人一旦倖售必齷齪茸鬬肩高于頂心逃于胸又況其內行之不可問者哉今堵子為天子司權俗士謂可漸飾寒陋而旁午之餘商隲素業薦于儒生屬余簡其笥稿裒以成集雖軼者

居半而前此之叫笑相勞者固宛然在也因從史堵子梓而存之以誌其半生哀樂之槩堵子曰余言不能佳且不欲佳何足存余應之曰子惟不欲佳故行乎所行止乎所止籟本于天無遲聲取媚之態苟自以為佳必將有為覆瓿之用者矣乃相視而笑余浮數大白而叙言于端蓋快前此之叫笑相勞者可以恒于斯也若夫堵子蓄積之素固自有在豈啻以此哉

漁隱叢話有以行卷就正于老宿者略一展見有十月寒三字曰詩貴簡潔而忌冗泛十月故當寒矣若少

陵之艸閣寒妙在上。有五月江深四字。此一寒字便
有千鈞之力也。按此亦為破的之論。如秦少游詞小
樓連苑橫空下。窺綉轂雕鞍驟。東坡笑曰。可惜十三
個字中。只說得一人騎馬從樓下過耳。或問坡近作
舉咏燕子樓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亦
十三字。又重七字。所作者僅六字。而令人有依個不
盡之思。此雖一時諧謔。亦可悟詩法也。

王述庵司寇一生文章事業多有足稱。其詩雄渾高雅
興寄蒼涼。讀之可想見其為人。蜀徵叅軍時寄松茂
觀察查儉堂禮四律云。烽火頻年歷瘴鄉。又隨定遠

過華陽。陌刀二百軍。烽銳組甲三千殺。氣揚星拂旌
旗開北路。地窮井絡入西羌。書生叅佐真何補。聚米
憑君指戰場。決策凌冬鏹賊濠。木坪瓦寺陣雲高。公
麼何敢思蠶食。上將重煩運豹韜。羽檄徵兵三道集。
繩橋輓粟萬夫號。熏香畫省南吳客。袍服頻憐壓孟
勞。東華游燕昔時同。獐語猿刀識語中。擁傳君先辭
薊北。從軍我亦度岡東。緬人稱老官屯為岡東梅花人日勞相
憶。杜宇春山望不窮。何意天涯雙鬢白。雄關冰雪竝
臨戎。杜陸清才萬古傳。敢誇詩筆門前賢。江山搖落
身將老。戎馬間關病未捐。遠道驚心悲陟岵。餘生回

首念歸田祇應共醉郢筒酒欲訴愁牢更惘然司寇
出塞諸詩極規撫少陵夔州以後之作即四詩已足
覘其忼慨臨戎有據鞍橫槊之槩

震青子羅浮集二卷明崑山朱公天麟著凡古近體詩
四百二十餘首詩多傑倔警牙而抑鬱不平之氣亦
可想見遭時坎壈流離患難以終其身也茲錄其平
正可傳者數首如左憶君閑咏落花詩今日花逢未
落時春夢妃驚邊馬歎寒蟻蛭怕亂兵窺故舍香瓣
啼清露勝逐狂風點軟泥回首飄娟肥綠底重拈佳
韵措何辭汪長源詒落墳典堆中坐素妝隔紗繡影

動斜陽歸家古禮槐陰舊教子嘉謨梧邑芳春水恩

波流玉璫寒雲謝擁溢華香勞勞遊子懷明發來倚

南山舞綵裳左蘿石母陳寂寂山扉古木秋臨高日

暮暎溪流亂雲吹去天南北獨坐無心問馬牛題吳

畫昔日燕飛桃葉渡梨園燕子却題箋烏衣巷裡尋

元老悄扮乘槎太乙蓮江奕奕簪纓視蔭長卜年

二百正當陽烟狼闖入糊塗得誰是南朝李侍郎江

皋暮色動啼鴉若個書生敢再誇白髮倦飛無那老

青春何處討烏紗

蔡文姬悲憤詩二首見後漢列女傳而胡笳十八拍獨

不載按范史云文姬初適衛仲通夫死無子漢末喪亂文姬没入于南匈奴右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邑無嗣使以金璧贖歸重嫁董祀追傷往事作悲憤詩二首並不及十八拍後祀以罪當死文姬哀泣求拯于操得免蓋實一多才智而有情人也予觀十八拍中叙述喪亂流離情事惟眷眷于二子而於其伉儷不復道一字且文姬胡中十二年匪朝伊夕矣烏獸猶知有雄雌之愛文姬豈若是之忍乎唐劉商謂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殆亦因其無一字念及故夫而云然歟至若藝苑卮言謂似木

蘭差近又舉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之句以為全是唐律則樂府廣序已辨之矣

陸冰脩先生詩氣調高渾步驟李何仿佛嘉隆七子之遺賀沈橫槎納姬云謠詠東方日千金又聘姬誰能堪失意且復重新知明鏡春雲薄高樓曉日窺知君才富艷日日譜蛾眉調笑防人見殷勤儘婦疑意消殘夢後香辣換衣時不信巫山賦空傳神女詞十年南國恨真許一朝移辛齋酷耽吟咏少日常效梅聖俞日課一詩晚境遇城垓遺稿散佚生平與王新城交最莫逆感舊集中不錄一首尤不可解近硤石王

仲言簡可搜羅哀輯得古近體詩三千餘首及詩餘
雜著共二十卷為辛齋遺集又詳攷其出處事實作
年譜二卷可謂陸氏之功臣矣予嘗為撰序

宋時祕閣每歲必作曝書會錢穆父和閣老舍人曝書
會詩天祿閣書府嘗籤歲曝頻緡經窮藏室賜會集
儒紳顧陸高標好鍾王妙入神司無槩疑塵俗吏來預
石渠賓穆父錢塘人弟禴字岳父居九里松好藏書
東坡為榜曰錢氏書藏見武林紀事竊謂此殆今露
隱書藏之權輿與殿予嘗勸寺僧每歲秋設道場數日
為曝書會凡四方藏書家胥集西湖循覽卷帙極為

雅事惜未有應之者

同邑陳寄齋性好吟咏家蓄聲伎查伊璜家伎多以此
名寄齋多以郎名有昭郎慶郎六郎者色藝並擅陸
辛齋嘗贈以詩云昭君光艷漢宮驚吳苑昭郎更擅
名試語画工同寫就蛾眉誰定許傾城昭郎尊前妖
冶好腰支腸斷梅村懊惱詩瞥見慶郎依舞袖不須
重讀慶娘詩慶郎簾外行雲斷不流略教絲管襯清
喉金輪天子尋常見第一應披集翠裘六郎寄齋名
奮永字撫謙一品蔭生有寄齋集

紅綫者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通經史

為嵩掌書記又有異術不踰時能往返七百里以解
嵩憂難後辭嵩而去蓋劍俠之流也嵩不能留開燕
餞別悉集賓客為歌詩以送之冷朝陽一絕云采菱
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
天無際水空東一作流素郊甘澤謠叙紅綫事文筆絕
奇妙非尋常小說家所及計敏中唐詩紀事謂紅綫
掌中有文湧起如綫故以命名亦可以補袁傳所未
及

海鹽彭觀民太僕明末備兵湖西殉節公子孫貽閻闕
冒亂離至虔中求歸骨不得遂招魂以葬既而有義

士曾堯昶負遺骸來海上蓋距殉節時已二十年矣
時人莫不重其義留彭氏數月而去孫貽嘗贈之詩
曰金風淨埽艸堂塵絮酒重來感故人帳下義兒星
散盡天涯歸旆雪中新精靈驚見如生直涕洟空霑
未死身拜起相看轉嗚咽鷓鴣啼煞贛江春墓田禾
黍枕南皋流水廉貞鎖石濠杜宇歸心江月小楊花
故國海天高寒瓊自冷亡臣燼戰血猶埋殉主刀欲
訪西昌諸義士魚梁城下滿蓬蒿堯昶字日永萬安
人

隨園詩話載周青原少司空咏楊妃詩云綵輿花下祿

兒狂此說終疑是渺茫惟小劉郎曾愛惜坐懷親為
画眉長盖用太真外傳語也俞潛山云改新舊唐書
劉晏卒于建中元年庚申年六十五是生開元四年丙辰
楊妃卒于天寶十五載丙午年三十八生于開元七年
祀晏獻頌時年止八歲妃時僅五歲尚未入宮妃進
宮後亦從未聞曾召晏入見何緣有坐懷画眉之事
此小說之所以不足信也潛山嘗作詩以糾之曰伯
勞東去燕西飛終始劉郎未識妃空裡造成千載謗
何人一證此言非予嘗戲語潛山君詩非特雪劉晏
身後之誣即令玉環有知能無效啣環之報邪相與

一笑

古夫子亭雜錄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
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興來神至天然入妙不可湊泊
而詩林振秀改為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山響杜
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
人詩句不可妄改云 騫按友人陳仲魚嘗見宋槧
本右丞詩作萬壑樹參天鄉音聽杜鵑山中一半雨
樹杪百重泉盖宋本如此却被後人改壞而半字尤
佳意想所不到此真羶羊挂角之謂乎

敬業堂詩集賦中山尼事予嘗載之拜經樓詩話附注

袖堂筆談等辨說于下頃復見北平翁覃溪閣學書
查初白山中尼詩後云予昔嘗與上海陸耳山論及
此詩耳山亦以為此詩不作可也然予雖心識之而
未有以實證今來山東詳改之乃知其非實也漁洋
集中有不得宋荔裳妻帑消息詩在康熙十九年庚
申之春而荔裳沒于京師在十三年甲寅吾鄉王侍
郎景曾為宋公撰墓志云公北上時眷屬數十口在
蜀中瀕于死者屢矣卒獲保全得歸無一散失者蓋
在公歿八年之後而漁洋作此詩時尚未之知也初
白此詩乃作于二十一年壬戌則正是宋公家屬甫

北歸時而宋公行略云一女適王成命皆其全家歸
後之事與初白所叙不相應矣惜耳山已逝不及聞
此語云云據覃溪此記則自當以墓誌為正也

鉛績霏雪錄虞文靖公在宜黃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
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
可吹公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績歷舉李杜
宋玉等詩文為之辯要詩須活參即謂五更鼓角動
時而風吹殘雪亦無不可固哉鬼乎真所謂兒童之
見也

士生不遇流離坎坷一旦得有吹噓而振拂焉其感恩

士知已誠足以沒齒而不能忘者唐末羅隱十上不中第歷游湖南皆不得志後乃歸錢武肅盛見禮重隱嘗寢疾武肅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世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其末曰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佳句動風雷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武肅詩蓋謂隱之才空前絕後難乎其為繼者嘗見明人選閨唐詩謂隱子塞翁不能顯達似誤會吳越備史其後無文嗣之語後無文嗣者即所云鼉江秀氣盡無人能繼隱之文杜建徽之武也若隱子塞翁曾為吳中從事善画羊宣和畫譜稱塞翁寓意于丹青文

人墨客之所致思亦可謂不墜其素風清節者矣

陸魯望笠澤叢書有記錦裾一篇予見本凡幾皆譌裾

作裾惟舊鈔蜀本為裾蜀人樊開所刊既觀唐吳融

集有和陸處士古錦裾長律一首益信蜀本之善良

由讀記者不審之故耳按魯望記云趙郡李君言上

元瓦官寺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幡皆

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幅視余云是瓦官

寺者天后之羅裾而李侍御所藏乃古錦裾各一物

後人以裾裾字形相類往往牽混為一細觀吳融詩

云映襟知惹泪笈掣曳無由覩牽挽幾當春之句與

魯望記所云曳此裾者誰與之語都相習合其非裾
又的然無疑矣

王蘭泉司寇輯湖海詩傳每人列小傳又附蒲褐山房
詩話晚始刊成惜雙目已失明校者多不精審謬誤
不勝數即如選予龍門山晚眺頸聯云事往湖樓歌
管歇秋來野佛鐘涼誤涼為長長與涼一字之異優
劣判殊其餘類此者當不少矣

瓦官寺舊有三寶一為獅子國所進三尺玉如來像一
為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為戴名御所捐解甲
塑像見霏雪錄此三寶當又在陸魯望所記羊車羅

裾佛幡之前惜無魯望之筆牽連而記之耳

居易錄云陳僖酒間述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
谷寓其家與僖父某翁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
七尺貴有傳于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見則當世已
有某度不能與爭名方今可為之事惟上書救石叢
耳石齋謂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
救予門杖舊例門杖甚于廷杖十死八九祝談笑解
衣無恐怖色監杖內閣曰奇男子也令輕其罰真定
梁金吾左右護持之得遣戍蓋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騫按吾鄉祝孝廉開美先生為山陰高弟生平具載

劉公宗周附傳略云祝淵海寧人崇正六年舉于鄉
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峰嶺僧舍讀書三年人罕睹其
面十五年冬會試入都適宗周廷諍姜採熊開元削
籍淵抗疏申理乞復故官帝得疏不懌停淵會試下
禮官議時淵未嘗識宗周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為
是舉無所為而為之乎抑動于名心而為之也淵爽
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墻爾遂執
贄為弟子已而禮官議上帝令逮捕下詔獄詰主使
姓名淵抗慨曰男兒死即死耳安肯聽人指使主者
無以難移刑部定罪會進士十餘人具疏保淵帝許

之出獄未幾都城陷南歸復從宗周問學杭州失守
投繯而卒踰二日宗周餓死是開美生平竝無疏救
黃石竺而受門杖之事且足跡亦未嘗北遊上谷不
知僖何由述之而阮亭記之然則文簡又稱僖著書
具有史裁者恐未必盡然也

梁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善画著山水訣行于世嘗
曰吳道玄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項容未知
其字里其画嘗師王默蓋當日與道子竝推而顯晦
殊不同攷宣和画譜御府收藏道玄画九十餘目而
容画僅有二種無恠乎後世之希有矣

評者謂其画
枯硬頑澁而

少溫潤然則似有筆無墨矣
何以翻謂之有墨無筆邪

同邑倪敏脩大令宰襄城歸以所拓石門洞各碑見遺
并示以記曰襄城縣在連城山之陽背倚谷口平地
斗城其東門之外兩山夾一江東曰漢王城西曰雞
頭關關之東麓有洞曰石門夏秋水漲沒溢崖岸不
能問途唯冬間始可挈舟而入舟不能徑達則捨舟
而步山徑溜滑亂石縱橫幾不能容足蓋登陟之難
如此故斯洞為人迹所罕至其洞面南高一丈濶稱
之中稍廣深四丈南北洞達中繚以短垣石無斧鑿
痕其東壁則北魏王遠石門銘刻于頑石凸凹不平

罅縫綻裂推搨最難完善西壁則漢之楊孟文石門
頌後附刻王府君造石藉事再後則朱玉表記楊伯
邳伯弼之生平伯邳者孟文之曾孫也餘則來游題
名幾滿皆宋人手筆也無足觀者洞之外其西南崖
則魏之潘宗伯李苞題字離數丈晏袤釋文附焉再
南半里則漢鄱君碑離奇鬱律饒有古趣晏袤釋文
釋字刻其下按釋字較原碑多數字今觀鄱君之
碑崖石已盡不知所多之字鑄于何所或者山石傾
圯所致蓋時歷二千餘年陵谷之變誠有不可攷者
碑皆記開通褒斜道事則以古無七盤之路皆沿山

治橋閣而行今山石皆有孔云返棹而行約三里餘
溪中有石一座白如玉其中四名曰玉盆宋人題名
最夥水石磨泐半皆湯滅再南則軌道修堰碑及某
某題名遂達于城外矣謹按洞之前後石刻林立其
最古者莫如東漢曹魏北魏五種奈衰邑久無志乘
即見于漢中府志者僅存王遠一銘餘皆湮沒久矣
辛丑之春蒙畢大中丞採之闕中金石記癸卯之夏
三通館檄取之入金石略殘碑斷碣久沈埋于落蘚
風雨之中一旦拂拭而出比于劍氣珠光焜耀于千
古物之顯晦洵有時哉乾隆甲辰夏五知襄城縣事

海寧倪某記大令名學洙乾隆甲戌進士

按漢建和二年刊此

頌迄今計千六百餘載而記云二千餘年者誤

錦里耆舊傳八卷宋應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撰又續傳
十卷直叅書錄解題云開寶三年秘丞劉蔚知榮州
得此傳其詞蕪穢請延慶脩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
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
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撰起騫按文獻通
脫乾德四年至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
此凡廿三字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
盱作亂之跡皆略載之知新蕃縣太常博士張約為

之序騫按今錦里者舊傳僅止四卷不始于懿宗咸
通九年而始于僖宗中和五年豈此即延慶改脩之
本與然張緒所續之卷竟不可得見矣張緒通志略
作張彭見崇

目文

明錢塘胡文煥嘗集古今典籍卷帙之簡者為文會堂
百家名書刻板行世間亦參以已作萬歷癸卯朱殿
撰之蕃為之序海昌陳侍郎邦彥手次目錄摭為一
十九冊今路仲張氏猶以一大櫥藏之通三百餘種
予觀其部分類聚頗多迂濶可笑茲列其標目于左
昭代幅幘一 邃古儀範二 欽歷授時三 勸忠詰戎四

儒林集要五 格致叢觀六 藝苑深資七 芸窓清玩八

詩法統宗九 葩經博覽十 點畫名書十一 梵音玄理十二

壽養鑿經十三 法家叢說十四 執事叢書十五 方伎交流十六

小說蒙求十七 務本通商十八 內訓女範十九

潛山云宋史王景等傳論曰王景据邊要宋興稽顙北
向太祖待以誠信宜無自安者景趨利改圖乃至族
滅云 改景傳中並無趨利滅族之事其卒也贈太
傅追封岐王謚元靖身後之榮如此而論乃云然殊
不可解也騫按東都事略韓令坤符彥卿王景等傳
臣偁曰唐季以來至于五代藩鎮之禍酷矣諸臣識

歷數之攸在知天命之有歸故號令一出莫不稽首聽命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而知止足云云于王景亦竝無趨利滅族之語宋史之論不知何以而鑿空為此語豈擬他人事而誤屬之王景與

戰國韓策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奉謂秦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唇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驛加妾之身則妾困不

支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

焉云

按宣太后昭襄王之母楚國女也秦雖西戎

之國不顧禮義太后又愛魏醜夫然身為國母召見鄰國使臣其言故當有體何至穢褻乃爾此豈史臣之讐辭與

宜興潘某偶于長賣家見兩石子透明瑩徹花葉交纏浸于盆水一現兩個黃鸝鳴翠柳七字一現一行白鷺上青天七字其字橫斜欹側如小兒初學書者惟一字四作偃月形一鄉人以四十文買去後潘以告一老儒曰噫此湖海樓中物也聞故老言昔伽陵先

生初應試江寧于雨花臺土中得一石子中現杜詩
上句極珍愛之出入必偕後自杭州回坐鷁首摩抄
石子忽落于水中急命舟子探之別出一石乃杜詩
下句也命再探之復得前石先生驚喜以為神物每
遇人述其緣起潘字元人今為通真觀道士

宋陳述古襄一代偉人紹聖初薦司馬光韓維以下三
十有三人以應求賢之詔世論躓之然其中亦不盡
賢者如林希密附章惇以與元祐諸賢為難至州制
詞極肆醜詆并以老姦誤國之語陰毀宣仁讀者莫
不憤歎後復黨曾布而叛惇真反覆之小人而述古

謂可居清要可見知人之難如此

朱錫鬯檢討作南京太常寺志改定明長陵為高麗碩
妃所出而非孝慈高后所生嘗觀李清三垣筆記則
已先言之錫鬯豈未之見耶又嘗見周松霽大令所
明人鼓兒詞百十種中有高后銅床炙碩妃一齣備
言碩妃慘死其苦蓋不減人彘矣

楊忠愍公顯形身後救三殿火災事予嘗載于拜經樓
詩話頃見談儒木棗林襟俎云嘉靖戊午四月三殿
災人見楊椒山青中縞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檻
若指揮撲滅狀踰時方隱所記與鄭所言正同

棗林雜俎云孝陵享殿太祖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
李氏生懿文太子奉懿王晉恭王次皇 妃 氏生
楚王魯王代王郢王齊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又次
皇貴妃 氏生湘王肅王韓王瀋王又次皇貴人
氏生遼王又次皇美人 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也
碩妃生成祖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閣人俱
云高皇后無子具如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
別集同姓諸王表自文成祖外秦懿王 榑 晉恭王 桐
周定王 櫛 俱母高皇后楚昭王 楨 母昭敬太充妃胡
氏齊庶人 榑 母定妃達氏潭王 梓 皆達氏出趙王 杞

母 氏魯荒王 檀 母寧妃郭氏蜀獻王 椿 代簡王 桂
谷庶人 榑 俱母惠妃郭氏湘獻王 柏 母順妃胡氏肅
莊王 榑 母 妃郟氏遼簡王 植 母 妃韓氏慶靖王
榑 母 妃余氏寧獻王 權 母 妃楊氏岷莊王 榑 母
妃周氏韓憲王 松 母 妃周氏瀋簡王 榑 母貴妃
趙氏安惠王 榑 母 妃 氏唐定王 榑 母賢妃李氏
郢靖王 棟 母惠妃劉氏伊厲王 榑 母麗妃葛氏吾學
編諸書俱同抑未攷南太常志耶

萬曆末烏程沈相國濬得漢壽亭侯玉印印中空可貫
紐下列闕某之印玉質蒼古捨西湖孤山廟中載棗

林雜俎談孺木嘗見之今西湖照膽臺有關侯玉印
其形製篆文與之相符蓋沈文定所捨也

萬曆中遼東李都督如松嘗餽某侍郎一人參重十六
觔形似小兒海蓋姚叔祥說見棗林雜俎

周禮地官鼓人以金鐃和鼓康成注鐃鐃于也形如碓
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以和鼓騫按鐃與鐃于渌于
乃二器形雖相似用各不同不可謂鐃即鐃于也蓋
為樂中和鼓之器而鐃于乃軍中和角之器南史齊
始興王鑑得鐃于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
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以芒莖注跪當心以手振芒

其聲若雷清響良久方絕又北史斛斯徵傳時有于
蜀得鐃于者依干寶周禮注以芒莖拊之其聲極清
是皆所謂鐃于也又攷國語晉趙宣子謂靈公曰戰
以鐃于丁寧以儆民也又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親就
鳴鍾鼓丁寧鐃于振鐃韋昭注鐃于軍行鳴之與鼓
角相應角字明刻本脫此依宋本是鐃乃樂中和鼓之器而鐃于
乃軍中應鼓角之器實為二物不可謂鐃即鐃于也
予藏周虎鐃一形與博古圖所列相似上立一於菟
如紐鐃面右一魚左一弓一戈上一十字通古下一
宜字宜下剝蝕有脫文當是子孫二字古器祭宗廟

之器多以甲乙為次第釋禮經者謂虎陽獸魚陰類
取陰陽和鳴之義弓與戈皆子孫銘其祖宗之功德
其為宗廟樂器而非軍中所用不待辨而自明矣
方輿勝略十八卷明萬曆中欽程九萬輯書雖較一統
志為簡畧然頗留意于邊防間有糾一統之謬者如
廣西梧州府丁郎山一統志作丁蘭山而勝略以為
乃孝子丁密故居并正俗傳之謬又日知錄所未及
也

古鐘鼎有作亞形者自宋以來謂為廟室或以為亞乃
古黻字兩已相背取黻冕相繼之義或又以為是兩

弓相背之形取漢書韋賢傳注曰黻画為亞文古弗
字也騫謂祭器而作黻形其說終不能明暢厥悞竊
疑亞乃罍之省文說文鏗或省金作罍酒器也大口
切集韵亦作鉅盖罍酒器宗廟祭享必先以酒故繪
酒器之形于尊壘之上而著其名于內其義似較前
說為當也更以質諸格古者

棗林雜俎載壬辰春海鹽邵灣山祝氏宅後有積土坎
之得古墓各甃刻曰永安六年歲在癸未九月十日
造辟日造有疑五官郎中山義尉丹陽楊 磚面俱
有雲雷紋穴頗深廣左右有羨門予往訪之始徵古

制齋按此蓋吳孫休時墓惜無碑志可攷石柱記箋
又載孫休墓在袁花祝仲家又海昌外志載三女
堆在長安鎮乃吳大帝第三女乃休之姑數年前袁
花南街朱鏗聲遠家戟門石檻下有大理石板啓之得
古壙甚幽邃遇鉅碣題字知為魯肅墓急掩之蓋東
吳時墓于監官遠近者甚多而今皆不可復識矣

隋唐通錄載王通有穢行故史不為立傳通錄不知何
人所著王通穢行之語未見于前人紀載按通隋書
無傳人皆疑之孫王勃舊唐書傳已載其梗槩又隱
逸傳于其弟績書凡通隋末大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則隋書或本有傳而失之未可知耳

漢文帝由代邸入繼大統占龜得大橫其詞曰大橫句

庚庚句余為天王句夏啓以光句此繇詞之最古隋
者或作三句讀非

明太常卿劉榮云土木之陷蓋甚危殆非也先母之極
言則英廟駕旋未有期也也先母謂也先曰我蘓人
也隨夫戍邊為而父所擄生汝吾念中國天子君臨
四海汝亦臣也何敢犯順以故也先敬奉英宗無敢
失禮迄送還朝蓋從其母教也母亦賢矣哉榮在內
閣掌綸誥者四十年習于國家典故其言有所自而

也先母之言世未之知也表而出之見于明季纂聞
得古銅官印方一寸八分今衣工尺重一斤篆文四字
曰副提控印按副提控唐宋無此官金史百官志有
南京提控規運茶炭使從五品副使正六品此印豈
即此職與金史百官志又云六品印方一寸三分重
十六兩金此印方一寸八分蓋金尺大于今尺而權
衡則于今之廣法適同也

金史宣宗本紀興平二年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瑞及
其副趙防擊走之是提控乃金統兵之官第不詳其
品秩何如耳又按元史太祖紀詔張鱣總北京十提

控兵從南征蓋時亦在遼金之末也第品秩未詳

迦陵仙禽也在邠殼中鳴音壓衆鳥見沈无咎騷屑

陳受笙明經均從關中歸出示古銅印文曰右積弩將

軍章按太平御覽云沈約宋書曰積弩將軍晉官也

又齊職疑職儀曰積弩將軍品第四銀章青綬武冠

絳朝服佩水蒼玉又曰晉太康十年立積弩積射營

各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今据印文是積弩將

軍有左右二職可以補前志所未及受笙云平番民

于荒阜土中得弩機無數邑令命役往取之至則弩

機已盡鎔為銅矣惟此印以小兒拾玩獨存

黃子久富春山居圖為古今劇跡明末歸陽羨吳澈如
僉事構富春軒藏之卷長三丈餘不設董香光鄒臣
虎等皆常賞玩而題識之澈如卒卷為其次子洪裕
所藏洪裕字問卿萬曆乙卯舉人無子臨終時燬富
春卷以自殉今富春軒額猶在而室已數易主矣予
友任安上云此卷洪裕臨卒舉投于火盆其半已燼
氣絕後家人亟收得其未燼者題跋俱全售與丹陽
賀氏康熙末年宜興潘魯觀知南宮時多方購得之
後人不知寶藏今無從物色矣魯觀名旂康熙三十
八年舉人其曾孫夢吉予舊好也

讀畫錄言問鄉子
以他卷易出所焚

富春卷殘本欲售于鄒衣白索千金鄒無以應
想其後乃歸丹陽賀氏耳問鄉子蓋嗣子也

蘓州元妙觀有蓑衣真人者南宋時人慶元中猶在相
傳百餘歲矣今遺蛻仍在觀中予親見之頭戴笠漆
其身跌坐于龕然今其首亦漸傾矣真人姓何氏事
載洪文敏夷堅辛志乙志三志而岳倦翁程史中亦
詳記之當日嘗感通孝宗之夢屢召不出真千載異
人由此觀之所謂仙真之流者誠非妄矣文徵仲有
何蓑衣故迹詩云塵世神仙事渺茫綠蓑誰識老佯
狂華夷日月尋常語掉首當年動帝王

唐子畏堊橫王家村見祝希哲撰墓志宋牧仲撫吳謂

墓在桃花隄誤也北桃花塢乃其生時所治圃亦見墓志志筆極淡蕩傳神然子畏生平大節在却宸濠之聘而志中却未詳舉之何邪

南史陳後主皇后沈氏陳亡後入隋隋亡後過江至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毘陵寺今亦罕有知者

山海經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䟽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郭璞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有知者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于是人爭學

山海經劉會孟云䟽屬山在今陝西延安府綏德縣仁和張應辰提學關中一日正試綏德府高院命題後忽空中見一大人長數丈反縛被髮桎一足是日風雨中闔屬人士見之莫不驚異竟為之罷試度數時始滅亦無他異後應辰暇日復躬詣䟽屬山祭禱願再得一見訖無應友人陳受笙時在馬秋為幕中馬親告之按宛委餘編謂貳負桎梏乃僵尸數千年而不朽者然則馬所見豈僵尸之為崇耶

古刺水瓶外俱有年號斤兩封固大抵明宮中物人皆不審何所用昔人作明崇正宮詞云伺得內家新浴

罷一杯古刺水先陳据池飛偶談載左公蘿石手書
一帖云乙酉五月容燕之太醫院從人有從市中買
得古刺水者上鑄永樂十八年熬造一罐重八兩確
重三斤內府物也揮泪賦詩云玉泉山下水遠流帝
陵前蘆溝橋下水其流聲濺濺瓶中古刺水製自文
皇年製之局天府元石流清泉列皇飲祖澤旨之如
羹然逆寇犯天紀守陴臣匪賢君不棄社稷鼎彝垂
自天經筵赤金几玉介生炊烟况兹天府水寧不落
市廛小臣侍筵者覩此心如煎再拜嘗此水舍之不
忍咽心如南生柏墓自注蕪子卿泪似東流川柏皆南向捧之以

南旋跪咏豐芭篇覩左公詩又知御經筵時亦用之
後觀樊榭七古註釋尤悉大抵祇供香澤之用耳
士君子讀書談道搆持存養之功故當積之有素否則
臨倉猝患難之際惶惶無榮矣嘗見柳如是一小印
云且養山中艸木年可見渠早已辦取沒後一著彼
烟花微賤且如此可愧須眉何如也

古碁枰十七道後人增為十九道又馬融圍碁賦迫兼
碁雅号頗棄其裝江師心注雅音義與岳同碁心并
四面各據中一子謂之王岳言不可動搖也此而見
迫棋勢危矣將有棄其資裝而遁者按王雅之名今

奕棋亦罕有知者

唐舊說禮部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掌絲綸
又謂負外郎為瑞錦窠負外廳前有巨石諸州府送
到廢印皆于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負外廳所掌
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負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
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見春明退朝錄今好古者往
往收藏前代廢印而摸其篆文大抵宋以後者多而
唐絕少殆皆碎于禮部邪予所得古印如十都虞侯
朱記及招撫使印皆宋印勾當公事副提控印竝金
源印也

王臺書史錢塘厲太鴻所輯分宮闈女仙附名媛姬侍
名妓靈異雜錄諸門此書與遼史拾遺及東城雜記
皆未有刊之者

山陰楊大瓢賓以書鳴于時嘗見其墨蹟云姜西溟少
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
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
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
考功之後一人哉

經籍以宋槧為尚而元刻次之明板最下按陸深金臺
紀聞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

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為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啜粥也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問或刻之然以充饋贍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竊觀宋刻經籍其行款字句皆不失先儒本來面目至元刻猶多仍其舊惟明時南北監及坊間所刻典籍皆被燈檠小生制義帖括之徒任意芟改竄亂使聖經賢傳先儒舊說往往變易失次良可慨也

齊東野語載李邦永趙南仲愛其勇令改姓趙氏入洛之師邦永寔為統軍嘗過靈璧縣道傍一峰巍然秀絕南仲立馬旁睨撫玩久之後數年家居有以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詫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總食頃數百兵舁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為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輦歸而未敢獻適聞此言始敢以進南仲為之一笑今世傳吳六奇遣人航海以縑雲石致吾鄉查孝廉繼佐家以為佳話不知前此已有為之先者

吾邑鄉村婦女清明日相率踏青遠近俗譚謂之放烟火放烟火之名本古典而俗多不解殆亦沿南渡之遺風與硤石紫微山有宋右班殿直監澈浦稅兼烟火事樊世卿碑知宋時猶重烟火也

予舊藏沈石田仿大癡山水長卷石田自題云近見大癡山水州木蔽虧江山上令人視之恍然明窓淨几試摹一過而其大槩或得一二若曰高古閑雅邈不可及矣姑書此以俟知者教之前有文衡山篆書白石翁仿黃子久連山夾礪圖十二字白石二字已殘缺二字蓋虞山瞿稼軒先生故物後有稼軒跋云画至大癡老

人而蒼勁高渾極矣老人沒後罕有繼軌者惟啓南沈先生筆力蒼勁與之頡頏而氣格高渾過之此畫平林曲岸複嶂重湖尺幅間景象曠遠奚啻千里要自先生興之所寄縱橫超逸非沾沾學步一峰也聞先生世隱吾鄉相城其遠祖蘭坡公與大癡鶴山樵輩相友其祖介軒暨其伯南益其父同齋皆工詩善画又與沈暉樵謝葵邛輩往還淵源所自其來已久迨啓南出而画益高名益著直欲籠蓋千古豈特跨越一時然此畫後跋語云云蓋先生自道也先生既負重名而吾鄉画家皆翕然宗之然寥寥莫有及繼

者三百年來惟一峰石田之名後先輝映不朽吁畫
雖小道詣極之難猶如此況其進此者乎良可慨已
丙子中秋二日稼軒瞿某題卷長一丈八尺高八寸
冷金牋紙按蘭坡名良琛乃石田曾祖王叔明曾為
澄字孟淵又號觀菴有觀庵
集南益名貞吉同益名恒吉

世傳淳化閣帖第二卷中晉司徒王珣書惟三月四日

一通凡祖本及後代摹刻本皆然嘗見一本三月四

日後又有書一通云珣頓首頓首伯遠勝紫疑業情

期羣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

申心則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卷末有

跋云余閱閣帖多矣惟此本有王珣二帖乃見奇妙
亦不刻姓氏惟二圖章自宋以來著釋文者亦未言
及蓋好事者從別帖彙入非淳化所原有也

大抵樓閣以雲名者往往不免于火如張士誠之齊雲
樓錢氏之絳雲樓陸冰脩之須雲閣皆為藏書之阮
宜興吳徹如得大癡富春山居畱于董文敏藏於雲
起樓後其子將死命家人焚之以殉知者無不扼腕
歎息此亦幾於絳雲之阮矣

朱子云歐公初作本論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使民
朝夕從事無暇為佛氏引去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

正當議論到晚年自為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
却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
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如東坡一生讀盡
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晚年過海作過化峻靈王廟
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
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
必有寶云云似喪心人語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
你平日自視如何却說出這般話觀于海者難為水
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果是看這般文字不入騫
按六一傳蓋是拾五柳先生之遺意攷亭于學問摠

講靠實二公猶靠不起他更如何若昌黎則自無此
等

張待軒集記崇正間有越人為襄陽某縣令以事去官
待勘未歸在郡中寓一古寺日夕無賴輒走殿廡散
步見一人自寺外來亦常止寺中已漸接譚笑每歸
鴉落照握手延佇徘徊倚率以為常亦不問其何
人也一日忽從數蒼頭携蔬酒至邀令共飲令殊快
之肴榼既豐語誕無間令逼而問之起曰君不須知
我我李自成也遣人來覘虛實都不得要領故我自
來今留此經月已盡悉形勢一月內必破襄陽君行

矣不可留此亦不必待勘執手竟去令錯愕久之遂
暫之武避之不數而襄陽陷矣爾時寇賊充斥荆楚
而當事之疎于備禦如此騫按此蓋崇正十六年十
二月李自成陷襄陽時事也陸辛齋雜記同

古來釋道二家間有死後以真身塑像歷久不壞者如
誌公泗洲二軀至金宗弼自江左移置慶壽寺元明
猶存見霏雪錄宋蓑衣何真人一軀至今在玄妙觀
無恙若古夫子亭雜錄載永壽明月山婁敬祠神像
是其真身後潰里人貯以石匣別為裝塑石匣尙存
凡有水旱疾疫禱之極驗按爾時佛法未興奉春又

不習子房黃石之術乃有此真可謂千古之奇人矣
五行皆有剛柔金有百鍊剛繞指柔木之剛者斧斤不
能入柔者繩可鋸之弱水見于禹貢滄州九視山有
泉名登永濶百步雖汎金石終不沈故州人以瓦鐵
為舩舫火剛者能轟山倒谷柔者若蕭邛之寒火又
火山軍之火鉏地則焰出而不燔種植土之剛者見
風即化為石其柔者海壖有陷脚沙足踏輒陷旋致
滅頂識其性者急倒身橫滾方得脫此正與弱水相
類

爾疋曰龜俯者靈仰者謝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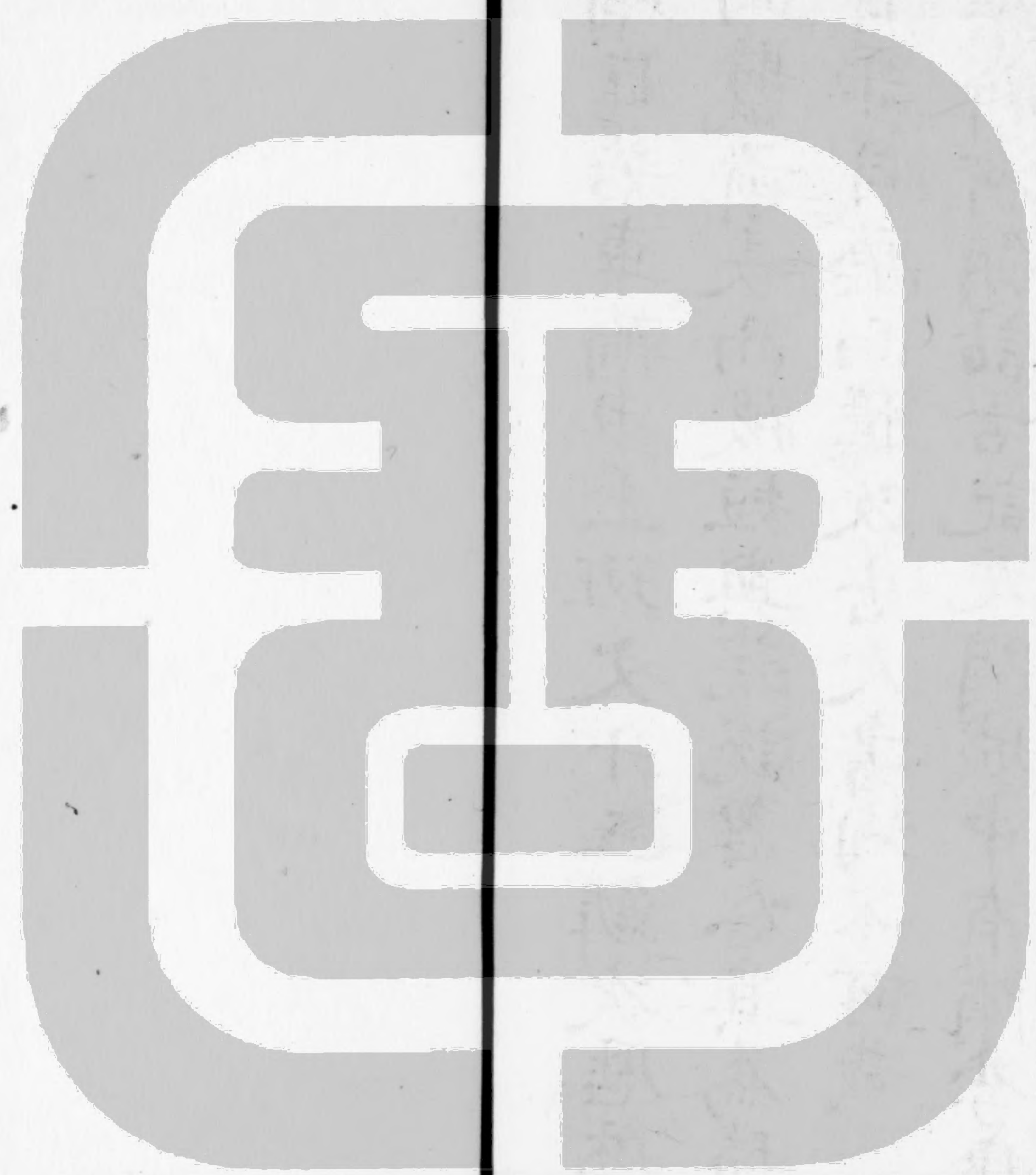
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鄭注地龜仰者繹按
同一地龜爾疋作謝周禮作繹釋者謂古謝與繹聲
相近是謝亦有繹音釋文謝如字眾家本作射陸氏
新義若宋元君之龜觸網而后謝有不及矣蓋失之
傳會此文人掉弄筆頭而已

瑤瑁本龜屬有緣無足有四鬣甲有文采范成大桂海
虞衡志瑤瑁形類龜龜背有甲十三片黑白斑文
相錯鱗差以成一背後之引桂海虞衡志者如明季
東僻之本州綱目及諸類書皆改十三片為十二予
初亦疑虞衡志為刊本之謬頃海上漁者網得一瑤

瑁巨若車輪甲上斑文十三鱗次厯厯不爽無足有
四鬣前長而後短與范說習合其為瑤瑁無疑始知
自非目驗而臆改古人書洵不可哉

元樂新河朔訪古記九門城中有隋李康城清德頌碑
一通不著撰人名氏文為聲偶字畫奇古可愛碑首
題曰大隋冠軍將軍大中都督恒州九門縣令隴西
李君清德之頌其後曰十一年歲在辛亥大將軍在
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年上闕二字當屬開
皇大將軍乃陰陽家之說碑刻中殊少見按五季碑
多尚俳偶而書好作奇字至有不可識者此以大將

軍在酉列于石殆猶沿南北朝之習與



書名	小桐溪隨筆		
版別	冊數	/	紙
議價	40	議價章	年
編號	①	50	月 日 号

北京市圖書業同業公會印制

